

因为有讲究,过了个“哑巴年”

□纪慎言

龙年夏天的时候,86岁的父亲驾鹤归西,于是2013年的春节,按我们这里的说法就是老人的“头一年儿”。“头一年儿”在民间有许多讲究,我所知道的,一是过年时可以请亡者的灵魂回家过年,但是不入家里堂屋墙上挂着的祖宗谱位;二是年后初二儿女们都得回家去给亡者上坟;三是大年初一亡者的家人不开大门,既不去别人家拜年也不让别人进家来拜年。

以上是农村的讲究和做法,因为我在城里过的年,所以最讲究的就是第三条:大

年初一不开门。农村与城里有很多差别,这是不容置疑的。在农村大年初一全村大拜年的时候,看见谁家的大门没开,人们就一下子想到这家有老人是“头一年儿”,于是越过这家继续往前走了。在城里的我家就不行,由于父亲过世时我和老伴都没有声张,所以大部分人不知道我家有老人“头一年儿”这事,于是今年大年初一,我们的屋门和门铃还是接连不断地被敲被摁,弄得我们一家人自己躲在屋里倒像做贼一样,不仅不能开门,而且还不敢出声。

至于老人“头一年儿”为什么会有大年初一不开门的讲究,是怕开门会对自己家人有所伤害呢,还是怕对来拜年的人们有所妨害?年近古稀的我们老两口都没有听别人说过,于是我们自己琢磨,从感情上讲可能就是因为老人刚刚去世,下面的孩子们无论怎样还是应该悲伤或低调一些,即使过年也不应该像以往那样欢乐喜庆。

于是今年过年,我们不仅大年初一这天没有开门,而且从大年三十开始没有放过一个炮仗,真正过了一个低碳环保的“哑巴年”。

接来藏族学生在我家过春节

□明芊

济南西藏中学举办了一次“汉藏心连心、牵手迎新春”的主题活动。为了让藏族学生更加了解汉族的风土人情,我所在的学校要选出11个优秀家庭,每家来接待两位藏族学生,我家成了其中的一员。

腊月二十九下午,我和爸爸来到了西藏中学,在一段等待后,我看到了两位藏族女中学生向我走来,她们身穿藏袍,面带羞涩。“这就是你们要接待的学生,一位是卓玛拉姆,一位是依西卓玛。”西藏中学的老师说道。

我和爸爸安排了一下午的计划。我们先去了我的老奶奶家。“她已经是一位106岁的老人了。”听了我的介绍,依西和卓玛非常惊讶,因为在西藏百岁老人是非常少见的。到了老奶奶家后,依西和卓玛都为老奶奶献上了哈达,并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:“扎西德勒!”

熟悉了彼此,减轻了初次见面时的陌生感。我们分别介绍各自民族的传统习俗与文化,我向她们介绍了济南的名胜古迹,如:趵突泉、黑虎泉。依西和卓玛也向我介绍了拉萨的布达拉宫,还有大昭寺。不知不觉,天已经暗了下来,我们只好结束游园。

一顿丰盛的晚餐过后,我和她们都展示了各自的才艺,我向她们演奏了琵琶,她们也向我展示了西藏的舞蹈。“砰”的一声一颗大的礼花弹出现在空中。“过年了,过年了!”我们一边贴春联,一边准备要燃放烟火。随着一声声清脆、响亮的炮竹声,我们结束了这半天的行程。虽然时间短暂,但我感觉跟依西和卓玛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婚后十几年头次回娘家

□罗东勤

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,出嫁的闺女不能回娘家过年。因为这个规矩,十几年来,我和姐姐从没回家陪父母过过春节。前几年我爸突然离去。每到春节,老太太就开始难过起来,甚至背着家人偷偷抹泪。

为了让老太太开心,弟弟决定让我和姐姐回家陪妈一起过春节,老人家虽然心中高兴,但因为出嫁的闺女不能回娘家过节的忌总,老妈还是一口回绝了弟弟的美意。

今年七十过五的老妈身体状况越发不及从前,看她愁眉不展常念叨我们的样子,弟弟与弟媳一合计,跟老妈又提出让我和姐姐回家一起过年的建议,这次母亲没反对。

安顿好婆家这边,我和姐姐带上孩子就踏上了回家的列车,十几年来,结婚了的我们终于第一次回娘家陪妈过春节。

弟弟说我们回家的那天,母亲早就起来打扫卫生,还一次又一次地跑到楼下,在凛冽的寒风中等我们的到来。弟媳妇盯着母亲的背影私下里跟弟弟说:到底还是闺女亲呀,这楼上楼下一趟趟地跑,也没听咱妈说腿疼呢!

我们到的时候,老妈一边絮叨个不停,一边争着抢着替我们往下搬行李,弟弟说:“这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见老太太这样开心哪!”

吃年夜饭的时候,老妈一边往弟媳妇碗里夹菜,一边瞅着我和姐姐乐呵呵地说笑,平时话语不多的她,那天比谁的话都多。吃饭时,多年不喝酒的老妈竟主动提出也来一杯,儿女们给老妈碰杯的时候,她竟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。

妹妹顺产千金全家提前团圆

□李欣

腊月二十三,也就是小年那天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妹妹的产期,母亲焦急地说:“预产期是腊月二十一,这都过了两天了,还没有生的预兆,一家人都很着急。若是再晚几天,怕是要在医院里过除夕了。”挂断电话,我开始焦躁起来,妹妹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,虽算不上大龄产妇,但也过了最佳产龄,和老公商量之后,我们决定今年兵分两路。我一个人在腊月二十五乘坐汽车从潍坊回德州老家,他和儿子在潍坊陪公婆过年,年初二爷儿俩再去姥姥家。

等我风尘仆仆地赶到家时,妹妹已经住进了医院。腊月二十六,妹妹出现生产预兆,全家人都严阵以待,围在妹妹身边不是鼓励就是传授经验。阵痛中的妹妹拉着我和姐姐的手说:“姐,我真想顺产,这样的话咱一家人就能回家过年了。”按规定,产妇进产房时可以由一名家属陪同,我们商量后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姐姐。

等待是漫长的,我们一家人虽然嘴上彼此宽慰着,却掩不住那焦灼的眼神。我试图寻找一些轻松点的话题,可说着说着,就发现了母亲的心不在焉。终于,两个小时过去了,产房里传来消息:妹妹顺产生了一个六斤七两的千金。那一刻,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长出了一口气。

腊月二十八中午,姐姐开车接妹妹娘儿俩出院。下楼时,母亲感叹道:“过年了,整个医院也就是产科这一层让人心情愉悦!”

这个年,因为一个小生命的降临而使我提前与家人得以团聚。腊月二十七,姐姐在河北当兵的孩子,也就是我的外甥也在瑞雪纷飞中敲响了家门。今年的这个年,虽然有些忙乱,但家人团聚,岁月静好,一切都值得珍惜和感恩。

练摊卖爆竹挣小钱过大年

□房雪峰

房贷的压力让我有些喘不过气儿,快过年了,我却在一直找寻赚钱的商机,爆竹声声辞旧岁,何不卖点爆竹赚点钱呢?我把想法告诉了媳妇,她说出三个字:“我看行!”

该出手时就出手!我们首先办理了专卖许可证,然后忙活着进货、定摊位。腊月二十三我们的生意就开张了,每天早早地摆开摊子,眼巴巴地盼着南来北往的客户惠顾。只是天公有些不作美,临近春节的几天忽然多有雨雪,又恰逢降温,一来鞭炮经不得雨淋,二来人也冻得不行。大衣雨衣全副武装还是冻得哆哆嗦嗦,从在家集中供暖的暖意融融到在外摆摊的冰天雪地,让我真正体会到了冰火两重天的感觉,几天折腾下来,我这小身体还是发出了抗议——感冒了。爸爸妈妈、岳父岳母、哥哥嫂嫂、妹夫姨子,父子齐上阵,全家总动员,为了照看这个小摊,一家人全都动起来了。

受雾霾天气的影响,鞭炮的销量有所下降,人们在购买鞭炮时更加注重安全性,特别关注进货渠道。虽然整个春节假期都在忙活着练摊,还连累了一家人,但是我想这也是一种过年的方式。



给20多个老人发短信拜年

□李明叶

我是“快乐老家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社工,在济南二七站工作。我的工作对象主要是社区的老人,平时为老人们开设电脑培训班、开设手工坊,还带领老人举办一些文艺活动。与老人们相处长了,渐渐建立了感情,老人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。

我腊月二十八回到河北老家过年,虽然离开了济南,但没断了与老人们的联系。在我回家过前的前一天,我在电脑培训班QQ群里,群发了拜年短信。

我手机里存着20多个老人的电话号码,在除夕那天,我给20多个老人一一发了拜年短信,祝他们身体健康、新春愉快,不少老人给我回了短信,感谢我给它们带来的快乐,看到这样的信息,让我觉得心里很暖,觉得工作虽然累但很值得。

上班后,我打算再给一些高龄老人电话拜年,并给他们介绍我们新的一年要开设的一些服务项目。

本报记者 穆静 整理